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五一七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17)	1
主席声明.....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513)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一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V.J.姆旺加先生**(赞比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17)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513)。

主席声明

1. **主席**：在我们通过议程和审议议程上的问题之前，我通知各理事国代表，我们本月份会议的时间表现在看来不会是轻松的。因此我请求要发言和参与这次辩论的代表尽快向秘书处报名。这样就可以加速我们的工作，而且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是愿意在圣诞假日与家人团聚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513)

2. **主席**：根据安理会惯例，暂行议事规则，以及昨天下午第一五一六次会议的决议，如果安理会同

意，我提议现在请葡萄牙、几内亚和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F.B.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M.L.孔代先生*(几内亚)与*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昨天晚上，我收到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的常驻代表的一封信，今天已作为文件S/9531分发。这四位代表表示希望参加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如无异议，我提议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请他们列席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 既然没人反对，我认为安理会同意这个邀请。因为安理会议席已无座位，我请这四位代表在安理会大厅旁边的席位上就座。不言而喻，当轮到他们发言时，将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L.H.迪格斯先生*(利比里亚)、*B.拉贝塔菲卡*(马达加斯加)、*D.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和*A.姆萨迪克先生*(突尼斯)在指定席位就座。

5.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我要说，塞内加尔要求葡萄牙代表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所说的塞内加尔军队支持了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进攻。事实真相与德米兰达先生的断言恰好相反。

6. **主席**：葡萄牙代表愿意回答刚才塞内加尔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吗？

7.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我当然要答复刚才塞内加尔代表的声明，但是如果你允许，我请求在稍后阶段发言。

8.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你已经对你的两位前任主席祝贺过了，我愿意再向他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们两位的罕有品德，多年以来是在联合

国内众所周知，而且受到爱戴的。主席先生，你属于年青的一代，但这里引用法国诗人的名句：“有德不在年高”是再恰当也没有了。自从你与我们在联合国，尤其是在安理会共事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对你主持会议的方式给以充分的和友好的信任。

9. 安全理事会已经有好几次接到非洲国家关于葡萄牙军队的小分队侵犯它们领土完整的控诉。连我们多年的好朋友塞内加尔都不幸未能幸免。塞内加尔自独立以来一贯致力于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它的边境遭到持续不断的压力，它曾表现了坚毅的和值得称颂的耐心。一九六三年四月和一九六五年五月，葡萄牙两次对塞内加尔领土发动军事侵略，迫使塞内加尔不得不把这些非常遗憾的事件向安理会提出。安理会在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和第二〇四（一九六五）号决议中，对上述侵略主权事件表示遗憾，并且要求里斯本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以后再发生任何同类事件。

10. 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指出，葡萄牙政府或许采取过的措施并不如安理会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因为塞内加尔又一次向安理会提出了控诉，这次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该项控诉指出：那些显然来自一〇五厘米大炮的轰击造成的伤亡实际上都是平民。我国代表团曾经满意地注意到安理会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提到的葡萄牙政府的声明。那个声明郑重其事地声称尊重塞内加尔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这个诺言没有得到遵守，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尽管葡萄牙代表说，葡萄牙的军事行动是对所谓武装队伍的挑衅的还击，而这些武装队伍也许并不是塞内加尔人，而是在塞内加尔境内避难的人。

11. 法国和葡萄牙同处在大西洋的欧洲海岸，形同近邻，几世纪以来彼此尊重，友好相处。然而，我国代表团现在感到责无旁贷，必须明白表示我们的态度。不管葡萄牙宣称什么理由，我国代表团决不能同意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的行为。——那一条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及“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2. 根据这些原则，我国代表团本来希望葡

牙不诉诸武力，而寻求用双方协商的方法解决这些看来塞内加尔丝毫无法负责的困难。我国代表团并且回忆到，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第一四八六次会议审议赞比亚的控诉时，葡萄牙代表团还特别表示它是欢迎这种协商的。

13. 基于以上理由，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能使塞内加尔满意，并有助于持久解决塞内加尔提出的问题的决议。

14.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贝拉尔先生对我的过誉，更感谢他把我归入年青的一代。我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正是联合国决心填补年龄间隔的证明。

15. 下一个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尼科尔先生，请他到安理会议席来发言。

16.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的才智和公正，将保证本月份的安理会使大家满意。我们也祝愿英国的卡拉登勋爵和美国的约斯特先生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主席任期。

17. 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非洲统一组织南非宣言¹赢得各会员国压倒多数的支持。这是一个争取自由，取缔种族主义，维护非洲独立国家领土完整的宣言。但是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已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文件S/9513里得悉葡萄牙野蛮袭击非洲的一个独立国家塞内加尔的消息。在这起事件中，至少有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在讨论宣言的时候，葡萄牙代表在发言的结尾说，葡萄牙愿意向非洲各国伸出友谊之手。从最近这起侵略行为看来，葡萄牙所要伸出的并不是友谊之手，而是肆意破坏、野蛮攻击之手，这是显而易见的了。我国代表团曾与其他国家一起，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这件事。（S/9524和Add.1）

18. 几内亚（比绍）北与自由独立的塞内加尔共和国卡萨芒斯地区交界，南与几内亚共和国北部交界。一九五一年葡萄牙为了逃避联合国的监督，宣布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其他殖民地是葡萄牙的

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附件，议程项目106，文件A/7754。

海外省,企图使人们认为它们是葡萄牙的组成部分。十年以后,到一九六一年,葡萄牙通过立法,给予上述领土居民以公民资格和选代表参加葡萄牙议会的资格。但是对非洲人来说,事实证明这些行动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仍然处于葡萄牙当局独裁统治之下,仍然忍受着相当于通行证法的邪恶的身分审查,实际使他们沦为二等公民。关于选举权的规定,使有些领土上的非洲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二有选民资格。

19. 时常谈到的所谓葡萄牙领土上不存在种族主义的说法,事实上是同样骗人的,因为这只包括一小部分,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且大多数是所谓同化人,那才是被认为有资格取得葡萄牙公民权的非洲人。至于黑白混血人、果阿人,则被认为地位低贱,极少可能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达到最高的地位。

20. 对于这种强迫劳动、非法暴行和屠杀的独裁统治,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所有这些所谓海外省份的非洲人被迫起来斗争,争取他们的自由,这是理所当然的。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三鼻给都不是葡萄牙的行省,尽管该殖民国家要我们相信这一点。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一条的定义,它们是非自治领土。这个事实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第一五四二(十五)号决议以及大会的其他决议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21. 为了镇压非洲人,为了压制他们那不可剥夺的自由自主权利,葡萄牙已把自己充分武装起来。它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美元。它继续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领取援助,借口它是该组织防御范围的重要环节。可是,由于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谈判裁军协议,正在寻求缓和,这种借口越来越显得文不对题了。如果考虑到,与被压迫的葡萄牙殖民地相邻的非洲国家,诸如赞比亚、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已经表现出卓越的才能,能够熟练、稳健地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这种借口就更站不住脚了。

22. 象巴兹尔·戴维森这样著名的评论员,访问过几内亚(比绍),他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说明非洲人事实上控制了个国家内地的大部分区域,而且使葡萄牙当局陷于瘫痪状态。

23. 显而易见,葡萄牙由于屡败于自由战士之

手而搞得狼狈不堪,现在又向邻国塞内加尔发动危险的侵略行动。据传,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曾企图劝说葡萄牙和平地结束它的殖民统治。

24.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葡萄牙对塞内加尔的进攻并不是新鲜事。安理会曾几次谴责过葡萄牙政府,并且禁止它入侵那个国家。安全理事会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和第二〇四(一九六五)号决议都证明了这种立场。

25. 最近两天,我们还听说葡萄牙袭击了另一个邻国几内亚共和国,因而使它的侵略行为加倍严重〔见S/9525〕。那两个非洲国家的自我克制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们要协力击溃几内亚(比绍)的葡萄牙人是轻而易举的。无疑的,上述挑衅和侵略行为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受到安理会的强烈谴责。

26. 值此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前夕,受有钱的同盟国武装和支援的葡萄牙竟然继续对三个非洲国家进行袭击,在我们看来,这是对人权的骇人听闻的侵犯,而且对现代进步前途,不说是野蛮的,也是粗暴的回答。

27. 葡萄牙代表把他的政府的军事行动说成为自卫而进行报复,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把援助解放运动的国家说成是在犯罪,任何这类看法,不论是公开说出的,还是暗示的,我国代表团都绝对不能接受。那些国家援助解放运动是为了促进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实现他们的天然权利和愿望,最后赢得独立,如果把这些说成是犯罪,那是与联合国现有决议的实质不相容的。

28. 葡萄牙代表团引用了宪章第三十三条,这一条原文如下:

“1.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2. 安全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应促请各当事国以此项方法,解决其争端。”

我国代表团认为塞内加尔的控诉是符合这一条的。

29. 葡萄牙代表的全部论据,以及他那理直气壮的态度都是以虚假的前提为基础——即葡萄牙海外省是属于葡萄牙的。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这是不对的。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并不同意。从几内亚(比绍)逃到塞内加尔的难民达五万人,这个事实决不说明人民喜爱那个政权。

30. 事实真相是,上述地区不断迫害非洲人:大规模焚烧村庄,轰炸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使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逃出国境,到自由独立的非洲国家去避难。葡萄牙军队越过国境追击难民,并且杀害收容他们的人。如果葡萄牙代表记得塞内加尔武装袭击造成伤亡的确切日期,为什么他不象塞内加尔代表那样,把伤者和死者的详情说出来?塞内加尔代表把伤亡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说得清清楚楚。

31. 对非洲数百万人的压迫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品质检验证。在二十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落后面貌反映了葡萄牙这个宗主国的落后,反映了它的殖民政策和国内政策的破产。

32.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类控诉说明葡萄牙统治区内对非洲人的镇压已经无法容忍了,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33. 我国代表团认为,情况日趋恶化,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34. **主席:** 下面一个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35. **迪格斯先生(利比里亚):**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国代表,我怀着应有的骄傲和敬意祝贺你就任这个庄严机构的本月份主席。你准许我们参加讨论葡萄牙侵略这个严重问题,我国代表团和利比里亚政府非常感谢。

36. 利比里亚代表团到安理会来讨论葡萄牙在非洲的侵略,这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仅仅在数月以前,我国代表团曾在安理会做过一次发言,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葡萄牙的里斯本政府不断给非洲大陆带来恐怖和破坏。塞内加尔有关葡萄牙军队炮击塞内加尔村庄的控诉,在安全理事会文件S/5913中已有详细说明,不必再由我多说了。塞内加尔代表布瓦耶

先生就在昨天还把葡萄牙对他的国家的继续侵略做了真实的描述。现在在这里,我有责任指出,设在里斯本的那个葡萄牙政府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全然不相干的问题,企图掩盖真相,这只能把我们弄得头昏脑胀。

37. 战争的恐怖已经侵入塞内加尔的一个和平村庄,无辜平民遭到杀伤,因此我国代表团极为愤慨,再一次呼吁要对一个外来的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的侵略行为引起重视。

38. 设在里斯本的葡萄牙政府是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军事联盟之一的一个成员。我国代表团对葡萄牙从北约组织领取大量军事援助深感关切。这些军事援助是用来镇压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领土上的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正义要求的。我国代表团对这些武器感到不安。因为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都知道,如果没有北约组织同盟国的积极支援和参与,葡萄牙的有限资源是无法实行其侵略政策的。

39.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一期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它把葡萄牙描写成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却能在它统治下的非洲领土上维持十五万多人的军队。众所周知,葡萄牙因为美国重新租用亚速尔群岛的军事设施,要求酬报,已经提出一项武器现代化方案,要在今后五年耗费两亿美元。

40.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霸权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侮辱。凡是不愿意谴责并采取积极措施制止葡萄牙野蛮恐怖主义行动的安理会理事国,将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不光彩的一页。非洲人民正在注视着我们的辩论。葡萄牙的军事行动已给友好的塞内加尔共和国带来死亡和破坏,但这只能增强几内亚(比绍)被压迫人民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自己的决心,况且我们非洲统一组织的各成员国,还能给予他们的正义斗争以一切援助。

41. 利比里亚外交部长鲁道夫·格兰姆斯先生在一九六二年联合国大会发言说:

“我们能够理解,在非洲的外国人……不情愿放弃他们现在享有的特权。但是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认识不到,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

不情愿是必须克服的。难道他们一点儿近代史都没有读过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接连不断的殖民战争，没有一次是以垂死的殖民事业胜利而告终吗？……那些梦想赖在非洲称王称霸的外国人再也得不到成功的希望了……他们所能希望的只不过是延长他们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且随着岁月流逝，将错过和解的最后机会，这种战争将愈来愈残酷，愈来愈徒劳无功。但愿那些对这种徒劳之举负责的领袖们，永远记取历史的教训，及早回心转意，破除幻想，否则后悔莫及。”²

42. 我们已屡次说明，尽管非洲人民明白宣称要用和平方式解放自己，但葡萄牙的侵略并无止境，而且企图给非洲带来战争。

43. 关于这个问题，我请安理会注意今年四月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举行的东非中非各国第五次大会。这次大会产生了一个非洲最有远见，最为透彻的文件——南非宣言。这个文件表达了非洲对于我们大陆上的殖民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少数白人政府的共同态度。

44. 葡萄牙必须遵照今日的现实调整其政策，必须认识到它统治下的非洲领土的最后独立是肯定无疑的。它对上述非洲领土的人民的镇压必然是毫无效果的，正如古代国王卡奴特命令海潮退却一样。

45. 最后，我重申我们认为葡萄牙对非洲国家的预谋的军事行动是非常严重的。我国代表团再次要求强烈谴责这种行动，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外来的欧洲国家对非洲人民的战争行动。

46. **主席：**我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刚才的发言，更感激他对主席的兄弟般的祝贺。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47.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向你和安理会全体表示感谢，感谢你允许我们参加这次讨论。

48. 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首先是因为我们在联合国有道义上的责任支持受侵略之害的国家，在当前也就是支持受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侵略行为之害的国

家。其次，我更要强调的是，因为我们与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有着坚强的团结。这种团结是由于数百年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也由于最近我们两国缔结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在法律上规定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49. 这个问题已有好几次向安理会提出。当我国有幸作为安理会理事国之一的时候，曾指出这种侵略必然带来的危害，以及这类事件可能引起的风险。我们与加纳代表团一起，在通过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时，尽力主张支持塞内加尔的正义立场，并且主张决议中最有力地表明安理会决心寻求防止此类事件重演的办法。我们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障塞内加尔的利益将来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也使葡萄牙在联合国的处境不致更加恶化。葡萄牙已经与它统治下的非洲人民纷争不休，再要不断地对其他非洲国家制造危机和事端，那它在联合国的局面只会更加不利，何况它到现在还想把这些非洲国家称作它的非洲邻国呢。

50. 不幸的是，六年以来，无论是安理会的决议，或是有时向葡萄牙表示非常友好的发言，都未能防止这类事端的发生。对塞内加尔人民来说，一九六九年更是多事之秋。主席先生，你作为赞比亚的常驻代表，你本人去年夏天就向葡萄牙提出过一项控诉。我们还记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提出过抗议。现在又有几内亚的控诉，刚果（金沙萨）和刚果（布拉柴维尔）政府的抗议。由于葡萄牙继续占领非洲领土，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

51. 昨天下午葡萄牙代表发言时，象前几次一样，装模作样地表示惊讶，说塞内加尔为什么不采用传统的办法，首先直接同葡萄牙交涉，或请第三者居间调停，却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对于这类的事件，我们赞成首先由双方直接接触，表示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葡萄牙求助于这种程序，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已经把邻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国际法的遵守等等办法都抛在一边了。当一个国家已经占领了与塞内加尔相邻的领土，还要肆无忌惮地扩张其侵略活动，侵犯邻国的领空领土时，塞内加尔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习惯的。

²同上，第十七届，全体会议，第一一三二次会议，第36段。

52. 我要着重谈谈葡萄牙所谓非洲邻邦的提法。葡萄牙在非洲不是塞内加尔的邻邦，如同它是西班牙的邻邦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的邻邦，其意义并不在于有共同的疆界。它还有道义上的含义——互相尊重的良好关系。葡萄牙在非洲的情况毫不符合邻邦资格的基本要素。在非洲各地不断发生安理会几年来屡次处理的这类事件的情况下，葡萄牙在非洲的情形最多不过是地理上邻近的问题而已。

53. 塞内加尔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再一次说明：它已经丧失一切耐心，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作为友好的几内亚人民的邻国，它不能逃避它的责任。塞内加尔在这方面是有明确的义务的。当一个被占领的领土的人们逃出来的时候，它的邻国的首要义务就是敞开大门，向他们提供救助。

54. 塞内加尔与葡萄牙没有直接冲突，但是它作为几内亚人民的邻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支持几内亚人民的行动和斗争的。何况联合国已经通过了针对葡萄牙的决议。非洲国家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但是有一个国家拒绝执行宪章的原则，它求助于宪章是为了反对非洲国家支援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塞内加尔是不能上它的当的。

55. 如果我们承认追击权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将见到全世界有不少国家，由于在某一地区卷入冲突，就会把冲突扩大，甚至扩展到全世界。不幸的是，军事冲突的焦点实际上在各大洲都存在着。到处我们都看到侵略国或占领国运用所谓的“追击权”把战争扩大到邻近各国，而这种权利它们是没有的，在法律上也是不存在的。我这里指的是中东和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那里有些国家仅仅由于事实所迫，对逃亡者、或对那些由于军事权力的强大威胁而逃亡的人民开放边境，竟经常受到侵略。也许正因为近年来某些大国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惩罚，使得葡萄牙认为它也可以利用联合国的放任纵容和漠不关心而占到便宜的。

56. 除去当前有关塞内加尔的冲突之外，我们希望安理会不要忽视，这类事例在某些地区已日益视为理所当然，那些地区的占领者和侵略者竟被默许肆无忌惮地扩大战争。他们的借口就是镇压抵抗运动，遏制被压迫人民反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权，争取解放的斗争。

57. 关于葡萄牙，我要指出，如果希望它的北约组织的盟国既在盟约范围之内支持它，而又在此地谴责它，那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葡萄牙的军事潜力原来就是那些国家扶植起来的。不过，我们要请他们划清他们盟约之内的防御目的和宪章上所规定的义务。这样，在他们的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在盟约内的责任，与在联合国的责任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政治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发言者向安理会提到过葡萄牙的资源。他们怀疑依靠这些资源，它能否进行一场必然给它的人民带来各种苦难的、开支浩大的殖民战争。他们指出，葡萄牙为了无止境地延长战争，看来是在定期地充实它的力量。这里面的矛盾安理会总有一天要加以澄清。

58. 我知道，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多次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必然多方面被考虑过和评论过了。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只想表示我们与塞内加尔完全一致。塞内加尔要求安理会不要从伤亡和损失的角度考虑当前的事件，而是要从原则的观点出发。有人也许认为伤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原则与伤亡或损失的数量无关。因为不管侵略的后果怎样，侵略毕竟是侵略，它是不能仅以伤亡和被毁坏的村庄的数字来衡量的。

59. **主席：**现在我要通知安理会，刚刚收到马里代表团团长给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信(S/9533)，还有沙特阿拉伯、也门与叙利亚常驻代表的来信(S/9534, S/9535, S/9536)。他们要求参加安理会的讨论。按照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列席参加我们的讨论。请他们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B.卡塞先生(马里)、J. 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与M. S.阿塔尔先生(也门)在指定席位就座。

60.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葡萄牙的猖狂侵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葡萄牙代表德米兰达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他结束时说：

“……葡萄牙永远愿意与所有的非洲国家合作。现实主义和政治见识都表明，在国际生活中，

合作总是最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合作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相信合作。我们需要合作。我们向非洲所有国家伸出友谊之手，我们诚恳地希望这只手被紧紧握住。”³

这是葡萄牙代表在十一月二十日说的话，但是仅仅五天以后，葡萄牙军队就炮击了沙密内村。葡萄牙的“和平”与“友谊”之手又一次在塞内加尔的小小村庄杀害和严重伤害“危险的”非洲儿童、妇女和老人。这仅仅是葡萄牙长期罪恶活动中的最近一次。

61. 自从安全理事会在第二六八（一九六九）号决议中再次谴责葡萄牙的武装侵略，到现在还不到五个月。那一次葡萄牙侵略的，主席先生，就是你的国家，造成无辜平民的死亡。

62. 非洲的殖民制度全面崩溃之后十年，竟然还在那里留下这个过时制度的残余，而联合国和平解决那个问题的一切努力都象是钻进了死胡同，这真是最可悲的事。我前面谈到的葡萄牙的发言厚颜无耻地说：“葡萄牙的制度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现代含义上的殖民制度。”⁴他有意地反复制造所谓葡萄牙的欧洲部分和海外部分的谬论，用“地跨多洲的国家”，“历史的延伸”等类词句美化这种论点。但是谈论五百年来的历史或早期基督教传播的目的，都无法掩饰葡萄牙在非洲的纯粹正统的殖民性质。即使新编的哲学原理浩如烟海，也不能把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的非洲自由战士囚禁、折磨、处死，把葡萄牙的陆空军在赞比亚的残酷袭击，以及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杀伤无辜平民说成是正当的。

63. 最近的侵略行为只不过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行径的又一实例。我们也很清楚：葡萄牙殖民主义行径得到它在欧洲和海外的新老殖民主义伙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断的援助。他们分担了葡萄牙残暴罪行的责任。如果没有北约组织的伙伴，许多殖民统治老搭当的精神和物质援助，葡萄牙就不能在非洲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就不能全副武装来保持所谓海外省

³同上，第二十四届，全体会议，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108-109段。

⁴同上，第77段。

的“和谐”。葡萄牙宣称派这样大的军事力量到非洲是出于自卫，这个借口一点也不新鲜。以色列血腥镇压阿拉伯和平居民用的是这个借口，为了侵略越南横跨太平洋的侵略者用的也是这个伪善的借口。

64. 然而在一点上，葡萄牙代表是不能不承认的。在联合国，有关葡萄牙殖民主义各种表现的文件已经浩如烟海。谴责葡萄牙侵犯人权，在外国土地上实行殖民统治，侵略其他国家，袭击、杀伤外国领土上的无辜平民，如此等等的决议也不可胜数。联合国各机构的所有这类决议，即使不是全体通过，也是以压倒多数通过的，绝大多数情况是只有葡萄牙自己一票反对。几乎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和全世界各国的这一行动，清楚地说明殖民制度已经过时了，即使是葡萄牙式的变种——如果殖民制度会有变种的话，也已经过时了，成为不文明的、残酷的、非人道的了，维持殖民制度是同现代人类准则根本不相容的。殖民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非洲人民的不断侵略。不管是通过协议或是通过武力，这种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葡萄牙殖民地是历史的残余，是二十世纪的奇耻大辱，是对人类的犯罪。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远坚决谴责葡萄牙殖民者的政策和实践，谴责它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和流血暴行。对于葡萄牙以傲慢态度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我们要永远表示我们的深切关注。我们还要强调指出那些继续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的责任，无论它们是否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也永远要尽我们的力量继续支持解放运动。

65. 总而言之，葡萄牙在这个世界组织面前，是国际社会一个怙恶不悛的罪犯，它罪行累累：侵犯最起码的人权；不顾现代国际法的基本条款，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实行殖民制度；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用军事力量，以最残酷手段，镇压人民反抗非法统治的正义斗争；侵犯塞内加尔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的边境，因而犯了侵略罪；杀害该地区平民，毁坏他们的房屋和财产。

66. 所有上述行为全是违背联合国宪章，违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与文明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对葡萄牙人民本身的利益也是非常有害的。

67.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将怎么办呢？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只能谴责这次对塞内加尔的肆无忌惮的预谋侵略；谴责葡萄牙占领远离自己合法疆界的领土，并残酷压迫其人民；要求所有在这方面援助葡萄牙的国家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支援，不管这些援助是根据多边或双边的协定。安全理事会应该遵照联合国宪章，对葡萄牙采取断然措施。最后，所有国家应该给予葡萄牙统治下受苦的人民以一切援助，帮助他们取得独立。

68. **主席：**下面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们尊敬的巴鲁迪大使，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6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荣幸能在你当主席的时候参加这次讨论。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那登上世界舞台的现代非洲的最好象征。非洲只有很少几块飞地仍然处在殖民压迫之下，非洲的自由儿子表现得最值得我们钦佩。

70. 遗憾的是，两个殖民国家仍然盘踞在非洲大陆，它们就是南非和葡萄牙。今天我们了解到葡萄牙同事似乎想为葡萄牙对塞内加尔的武装侵略辩解，说葡萄牙多次受到触犯，它除了采取惩罚行为，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们葡萄牙兄弟的论据，我称呼他兄弟，下面你们会明白我称他是兄弟的理由。

71. 我不想谈侵略的具体事例，因为如果我谈这些，象许多人有时谈的那样，我怀疑我们能否找到非洲不断发生纠纷的原因所在。这种事情的经过就象有的孩子说：他先打我，我才打他；以后只要我有机会打他，我就打他，他又打我。就事论事，是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72. 我只要说处在联合国时代，殖民地已经过时就够了。仅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大国才明白过来，被迫准许被他们奴役的人民得到自由。不幸的是，需要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他们开了窍。不能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点功德也没有，他们却不自觉地充当了使亚非许多民族解放的工具。当然，我还记得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我也无需追述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无恶不作的侵略。可是，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非解放运动就不会这样的加速发展。

73. 然而为什么大国——各宗主国——解放他

们统治下的人民呢？这完全是由于经济因素。他们甚至在战后还拥有军队。可是他们看出他们将负担不起；如果他们留在殖民地，他们就会破产。在我们即将庆祝联合国第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此地的葡萄牙朋友，作为一个小国，却还没有注意到历史的教训。

74. 战后，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带头给予自由，有时并不全然由于迫不得已，而是由于经济因素。而葡萄牙，在我看来，它比大国的条件还有利一些，却还没有明白过来该怎么办。不仅如此，说来真难过，甚至当他们的邻国西班牙自愿给予非洲某些地区以自由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我们要为西班牙在行动上表现的政治明智而向他们致敬。

75. 非洲并没有睡觉；它正因胃部、也就是腹部的溃疡而不停地翻腾。看看地图，你会发现葡萄牙那些属地是在非洲大陆的腹部。我并不愿用“癌症”这个比喻，因为我必须说，葡萄牙人与有些统治过非洲某些地区的北欧人不同。我原不该说“北欧”，因为可能会被认为是瑞典，我是指的“北方”人；瑞典、丹麦和芬兰是由北欧人组成的。

76. 葡萄牙尽管大部分处于大西洋海岸，它却是个地中海国家。它一直受西班牙很深的影响，而西班牙就是个地中海国家，属于地中海文化。我并不想把葡萄牙与那些成为大帝国的国家相提并论，它们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伦三岛出发，从荷兰出发，或者也可以从法国出发而成了大帝国。地中海文化是人文主义的，不论是东地中海或是西地中海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观察它周围那些国家，我们就能够理解人类从地中海文化得到多大益处。我们永远不会忘怀伟大的探险家麦哲伦，葡萄牙产生的制图家及其他人材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77. 但是，最重要的，葡萄牙从来没有种族偏见。我们知道，在他们的殖民地存在着多民族社会，我还和来自那些殖民地，并且是反对葡萄牙的人们核过这件事。他们使自己和人民同化起来，就象阿拉伯所做的那样。你会说：“你在赞扬阿拉伯人吧？”阿拉伯包括一切肤色和人种。我们的苏丹兄弟就是黑人，但他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占领西班牙八百年，我肯定西班牙和葡萄牙从阿拉伯文化和文明受惠很多。但是到了

一定的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大多数人民不要阿拉伯人统治他们了，于是阿拉伯人被逐出西班牙。为什么？因为当伊萨伯拉和斐迪南占领西班牙的时候，人民做了另外的选择。如果人民选择了阿拉伯统治的话，那么我们至今仍然会呆在伊比利亚半岛。但是我们没有呆下去，因为人民再也不要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了。对照起来看，我们现在发现葡萄牙殖民地不要葡萄牙的统治。难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更好些吗？我们被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我们对你们表示同情，但是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我会为你们难受的，因为你们对付不了各族人民进行的斗争——我说“各族人民”，因为小小葡萄牙在非洲有好几块殖民地。

78. 关于解放运动，我不能比我的兄弟阿尔及利亚代表穆罕默德·亚齐德那天的发言说得更好。他的发言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亚齐德是那些努力从宗主国统治下解放自己祖国的人中间的一个。那个宗主国——象我们的葡萄牙好朋友现在做的那样——有个时期也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省，如同它就位于塞纳河对岸一样。它可是在非洲大陆上啊。我记得我初次在巴黎见到亚齐德的时候，这位先生才二十二岁，是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他为自己祖国的事业而答辩，但对法国人并没有怨恨和敌视。但是和其他一些人除了战斗，决没有其他选择的。他们要同法国人说理，而法国人是以自由思想闻名的。毕竟是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带给了欧洲。在那以前，人民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亚齐德和他的同事论证过这个问题。

79. 为什么我谈阿尔及利亚呢？因为在一九五四年，是我把阿尔及利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的。需要一个象戴高乐这样有气魄的人物——愿上帝保佑他长寿，愿法国人从他的行动得到更多的智慧——才能解放阿尔及利亚并给予它自由。他见到法国最后会破产。我怎么知道的呢？请不要以为我只在联合国才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我一直在走访法国人，尽管我们已与法国人断绝了关系。我那位好友乔治·皮科就和我见过好几次，是在他的俱乐部见的，因为他不愿被人看到与我谈这个问题；人们会问他，国家已经断交，他与巴鲁迪在一起干什么。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用你们的四十五万人，你认为你们能打赢这次战争吗？”他是联合国任职的人，曾负责社会事务的助理秘

书长。象人们说的，我们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老实对你说，我们可能胜利不了，但在军事上，我们是不会输掉的。”我又对他说：“你们会在经济上输掉吧？”他说：“当然，我们会的。”“谁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比内先生，就是……。”我说：“为什么说比内先生？”“因为他是经济学家”，他回答说，“他知道我们会破产的。”“那么另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谁呢？”我问他。他说：“戴高乐将军。”这是个诚实的法兰西人，他正在与阿尔及利亚作战，他是个聪明人。他的年纪那时候比我现在还要大，那时就快七十岁了。可是他承认那是一场徒劳而无益的战争。

80. 兄弟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别无其他。你们的民族是善良的。是你们的政府误入歧途，在葡萄牙几个“省”——殖民主义的几个“省”——继续进行这场违背当地人民意愿的战争。葡萄牙与它的属地之间相隔着一千英里。

81. 为什么巴鲁迪是一般地谈这个问题，而不谈塞内加尔兄弟提出的具体问题呢？象许多比你们更加富强的国家被打垮一样，你们终究也会被打垮的。但在那以前会发生许多事件。我们却不愿看到无辜的葡萄牙人和无辜的非洲人在战争中牺牲。

82. 不仅你们殖民地内的人民要起来反对你们，还有非洲各族人民，不仅与你们殖民地接壤的，还有你们殖民地以北，以南，——当然罗，南非除外——以及以东和以西的非洲各族人民，都要起来造你们的反，这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他们已经觉醒，且下了决心，迟早要把你们从这块大陆上驱逐出去，正如其他宗主国家已被驱逐出非洲大陆一样。

83. 我们该怎么办？再一次把另一个具体的侵略事件提到安理会来吗？你们说他们触犯了你们，你们给以报复。当然，你们有为你们政府辩护的权利。但事实上这仍然是一个解放运动。

84. 现在我向你们提出另一个想法供你们考虑。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想法；这是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我还得提到我们的兄弟阿尔及利亚代表穆罕默德·亚齐德。他也许忘记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那时在此地，在欧洲，在中东处理这个阿尔及利亚问

题，总是静悄悄地，并没有哗众取宠。我们在安理会谈得太多了。我对他说：“穆罕默德，你们在阿尔及利亚有多少部队？你们的军队总共有多少人？”他回答说：“每个阿尔及利亚人都是一个兵。我们没有正规军。”他已经忘记了有多少军队，可我在提醒他。我说：“数目有多大？有多少人参加战斗？”那时他告诉了我，我已忘记那是什么时候了；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也许在一九五八年，他说：“可能有一万五千人，或是一万八千人。”我说：“我的天，那么你们怎么对付那四十五万啊？”他回答说：“我们打了就跑，我们选择我们的战场。我们不跟那些武装部队打阵地战。”——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你管它叫什么名字都可以。他们打了就跑。他们干的事是正规军对付不了的。

85. 我们已经见到在远东发生的事。越共，那些被恶意中伤的越共，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难道是从欧洲来的，或是从美洲来的吗？美国的力量镇压不了他们，当然，除非它使用原子弹。那样的话，中国就会参战。到那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因为你们会看见原子弹在右边、在左边爆炸开来，我们将全部完蛋——你跟我一样，因为有放射物质呀。俄国人没有卷进去是够聪明的，但是他们也可能卷入，谁知道呢？当然，我们的朋友马立克大使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死亡，但是他也作不了主。我们全都得卷在里面。干吗要为一个葡萄牙发生这样的事呢？葡萄牙是个通情达理的国家，它的人民是爱好歌唱，爱好和平的嘛。只有你们国内的那些集团——替大国说句公道话，小国也是有那样的集团的——以及大国的实业家们是爱好战争的。他们要把他们的钱包塞满，他们的爱国主义就是在他们的钱包里。因此不仅在你们的国家里是这样，在所有追求战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只有贩卖军火的人发财。

86. 但是为什么只看到遥远的越南呢？就在我们的地区，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靠每天四分钱维持生活，已经过了二十年了。联合国由于受到压力而用欺骗手段制造了一个冒牌的国家，这样，过了二十年后，那些难民恐怕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故乡死去了。但是就是那些难民的新一代却有另外的想法。他们被那个冒牌的国家称为恐怖分子，可是我们称呼他们自由战士。

我们怎样称呼他们都无关紧要；一朵玫瑰，任凭用什么名字，也会一样的香。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行动。阿拉伯国家自己也不敢制止那些巴勒斯坦突击队，人们是常常这样称呼他们的。

87. 难道葡萄牙不能从历史上汲取一些教训吗？我已经谈过过去的历史，现在我谈谈现代的历史。我已经提到阿拉伯游击队和越共游击队，或者象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我们喜爱葡萄牙，我们不愿意它吃苦。我希望我的话不会被误解，因为葡萄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歧视别人的欧洲国家，它没有种族歧视。我们知道这个，这是它的光荣。我还可以继续讲很多，但是我想大家都已明白我的主要意思了。有解决的方法吗？我们日复一日地来谈这些事情，这类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今天葡萄牙是在反驳我们塞内加尔兄弟的讲话；明天它还会反驳另一个非洲国家对葡萄牙的控诉。解决的办法是有的。

88. 我的同事和我都认识到不少正在同葡萄牙作战的人。他们来到这里，有些人向大会提出申诉。我同他们交谈过，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就象今天在此地的那位葡萄牙代表，就个人来说也是通情达理的一样。可是他们必须听命于他们的政府。葡萄牙有很多可靠的人。为什么葡萄牙不发起成立一个联邦，直到有一天它可以问问人民：“你们要我们留下来吗？你们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可以向葡萄牙代表保证他的国家不会破产。它却能从那些旧日属地使自己致富。在这里，难道我们只能在政府训令的条条框框里谈问题吗？那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我和安理会的许多同事谈过。有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有训令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这地方来呢？我们应该开导我们自己的政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是为和平而工作的，但当非洲或其他地方，中东或远东的人民受压迫的时候，和平是不可能有的。时不可失，因为你等待愈久，局势就会更加恶化，血更要多流。在我这样的年纪，我有权利说，我确实清楚地理解到，如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不遵照宪章的规定办事——应该说是规定，而不仅是原则——我们将遭受失败，而且一事无成。

89. 时间已经晚了，我保留再次发言的权利，如果有任何决议案，或者我认为有发言需要的话。我真

心诚意地希望，我并不是在布道——我跟其他牧师不一样，联合国就有好几位牧师——我只是根据我的肤浅经验讲的，因为我早年是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民族主义是怎么回事。当一个民族为了他们的独立而呐喊的时候，没有人能把他们打垮。无疑的，葡萄牙是有优秀的人材的，而且它有着光荣的历史。它应该看到这点光亮，而不要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各种方式和方法继续压迫在它统治下的非洲人。主席先生，我向你和我的同事们道歉，因为我说话随随便便，可是我们不能总是讲老一套的。

90. 我们应该用崭新的方法去看问题。象我们常说的：打殖民主义这条毒蛇，不要割它的尾巴，而是要压碎殖民主义毒蛇的脑袋。在辩论中，你们可以割掉它的尾巴，但你不能用割尾巴的办法杀死它。我们谈的完全是殖民地问题。今天没有对南非人提出控诉，他们多么幸运啊。啊，我说的太多了。我不打算说

下去了。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谢谢我的同事们，你们耐心地倾听了我的发言。

91. **主席：**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于主席的赞许。我从内心深处更感谢他给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剂——如他过去所形容的——幽默轻松剂。

92. 我刚才接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的来信(S/9538)，要求参加安理会目前的讨论。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在适当时间请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会议决定如上。

93. 下面没有发言人了。现在有代表发言吗？没有人要求发言，我将宣布休会。按照非正式磋商的意见，安理会讨论这个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一时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获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